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續濟公傳 第二三二回 小書生當門讀示 老族長對面噴茶

話說殷長貴因心中有事，由城東大街走了無數的舛路。到了西湖邊上，已是午牌向後。連忙趕奔殷□萬家，到了門口，見門旁上首掛了一面牌，猜著□分是大保兒的門狀；他這一副老眼已沒遠光，卻再也看不見那牌上寫的何事。心中暗罵道：這都是一班狗頭，拍那大娘的馬屁，做的這些不在情理的事。我倒不曾看見過人家兩歲的孩子死了掛過門狀呢。但這件事我卻不能聽他們胡鬧，倒要查他一查，究竟是一個甚麼人做的主。假如是在二百兩分頭裡面的人，我且將他二百銀子罰掉，請他拍馬屁吃一吃馬腳上的虧，他才認識我呢！想罷，舉手就要拍門。忽見一個□六七歲的後生，身上學生裝束，手上還拿了一支筆，嘴唇上還有點黑墨。那個情形，像由書塾中回家吃飯的樣子，走這門前經過，嘴裡咬住指頭，停下腳來，便看那牌上的字。殷長貴正要敲門，忽見這個後生在此看那門上的字，就此便喊道：「小先生，請教這牌上寫的是什麼？」那學生道：「老人家你那裡認不得字嗎？」段長貴道：「字卻也認得幾個，無如年紀大了，眼睛看不見了。」那後生道：「既然如此，我來念了你聽是了。」當下便念道：欽加府銜、盡先補用同知、特授臨安縣正堂賈，為出示遺禁事。因本月初二日奉府正堂蔣札開，奉宣撫使司札開，奉參知政事門下侍郎秦札開：照得西湖土民殷成身故無子，鬪得殷厚之子大保為嗣，遵例兩批，並無牽強。現有遠族刁民殷長貴，摟合旅長及同族多人，覬覦嗣產，入室尋仇。意在殷成家寡母孤兒，殷厚又懦弱無用，必期瓜分恒產方得甘心。如此刁風，實堪痛恨。為此仰貴司札飭該府，轉飭該縣確查嚴禁。如殷長貴及同族再登殷成之門，遇有爭論等事，許殷厚鳴保扭送赴縣，遵札嚴辦。等因據此到司，等因據此到府，等因據此到縣，當飭坊保地甲，確查稟覆屬實。本擬差提嚴辦，未忍不教而誅，為此先行示禁。自示之後，如段長貴及不肖族人，仍有前項情事，許殷厚鳴保指交押拘赴縣，從嚴究辦，決不姑寬。切切特示！告示發殷宅門首實貼。

那學生念畢，殷長貴此時就同落在冷水裡一般。暗道：這告示委實糊塗，我等爭產的原故，是因大保已死，他這告示上是大保未死之前的蹊景。但上面又是由初二札飭下來，卻然是大保死後的日期。而且這個公事，可算由秦相爺順行下來，我不曉得他是那處找來的這條手眼，真就料想不到。就此再三躊躇，要想進去，明晃晃的告示貼在門口。昨天保甲局還弄下一屁股的屎，不曾收拾得乾淨，不要今天再惹著禍。若要進去，心裡又實在不服氣，且又不知裡面究竟是一個什麼葫蘆提？也罷，我還是先家去查點一個實在，再作道理。主意已定，忙轉身又往家奔。可憐肚裡又饑，腳下又痛，心裡又愁，吃的這個苦真是沒處去說。就此又跑了四五里路，約著離家不遠，真個是再走不動。就近有片茶館，便進去想歇一歇腳。那知才走進去，只見那個旅長，捧住一隻布包釘穿的手，同自家的兒子在那裡吃茶呢。殷長貴一見，覺到巧是巧不過。但兩人坐在這裡，一定大事是有了變動了。

旅長一見殷長貴，也便抱怨道：「你這人真會做事！那樣潑潑頭營似的，你們搶著一個空棺材就走了，連夜裡都不回來了。這會子你請了，去得家私罷！」殷長貴道：「我委實真個不懂。請教他家門口那張告示是那處來的？」旅長道：「我不曉得什麼告示不告示，我只曉得昨日你們搶去葬的是一口空棺材。」長貴道：「你糊塗了，被他們欺了，明明白白是在裡面，怎樣會空的呢？」

說到此處，只聽那四六七八的兒子插嘴道：「我想那和尚真好要得很，不知怎樣他把那死人一弄，就哭起來呢。」族長道：「你曉得什麼！」當下又對長貴道：「想來想去，該因你我財交不上卦，偏偏遇著這個禿頭。但曉得三鵬把個棺材挾著走了，那知這個濟顛僧，真個法術是大得很。他倒作了法，將大保的屍身留下。你們搶了棺材出外，他拍手大笑道：『這樣個吉利的物件，就讓他們送掉了也好。諒情棺材店裡打退帳，也是一件難事了。』說著將大保的屍身平睡在地下，他身邊掏了半息，掏出一粒泥團似的九藥，將大保衣服解開，將這九藥放在他肚臍上面。說來真就奇怪，那九藥上了肚臍，就同會走路一般，骨軀轉轉了幾轉，忽然不見。轉眼之功，只聽那大保肚裡就同車水似的，就此嘴裡也漫水，屁眼裡也冒水，足足有半個時辰，居然那死的人竟還了魂，復行伸上了一口氣來。濟顛僧又在腰裡掏出一粒紅丸藥，由嘴裡送下，代把胸前抹了三把，果然那大保眼也睜開來了，頭也動起來了。奶媽把奶他吃，他也會吃了。這時他一家兒自然是歡喜得同瘋了一般。還有那個奶媽，也跟著裡面打哈哈。這時你家相公，他因為你關照過的，卻然還坐在那大娘房裡。那知這個大寡婦見到大保醒轉，他陡然的發起威來了。雄赳赳的走進房中，向你家相公問道：「你是個什麼人？因何大膽坐在我房裡？」隨即就喊了女媽子，大手大腳的幾個，將他直拖到大門外面。我此時卻恨煞你們了，如其有三個五個在面前，也還能同他敘出個理，無如一走一個乾淨！你家這位相公，不會多說一句話，他反轉站在門外哭哭啼啼的喊。我這時委實是孤掌難鳴，肚裡又餓得要死，手上又痛得發昏。守了一會，見你們一個都不來，只得同你家相公走回，反在你家打擾了一夜。我且問你，那門口的告示究竟是那個出的呢？」

長貴道：「要論上面的口氣，卻然是再闊不過了，是由秦丞相飭宣撫使，轉曲臨安府飭臨安縣出的這張告示。你想想，這個勢力可還了得？」族長一聽，驚得口張開再合不上，道：「罷罷罷！今天他們本家也都到過此地，說你因用假銀子，被飯館裡拘住。他們昨日晚間去過一趟，不曾有得進門。今天大早又去了一趟，也因那張告示，一個都不敢進去。如今專候你來議論個什麼章程。」殷長貴聽了這一片的話，只聽得目瞪口呆，半晌不能開口，然後喝了一喝茶道：「這怎麼好呢？真是奇事，認真這和尚竟能起死回生？如今沒有別個法，一者保甲局裡還允許了五百銀子，二者昨天我對那廝殷二那樣耀武揚威的樣子，突然的這一翻覆，我們連大門都沒得進，可不要把人氣殺了嗎？」族長道：「我看你所慮的這兩層都不要緊保甲局因你得了殷□萬的家私，才想你這筆錢的。如今你還是腰裡沒有半文的殷長貴，難道他把你抬了去燒出銀子來不成？殷二面前惶恐不惶恐嗎，只要面皮老紫些，有什麼過不過去？為最這些幾□個本家，可算都因你白吃一趟辛苦，大家怎得甘心，恐怕沒一會，都要到這邊來了。我怕你那三間草屋還有些靠不住呢！」話言未了，只見茶館門首烏鴉似的一大片幾□個人，通身跑得來了。

殷長貴這一嚇非同小可，恨不得把一個身子躲在櫃子下面，忙說道：「怎麼才好呢？老族長，這件事總還要累你排解排解才好。我殷長貴也叫個情非得已啊！」說著便放聲大哭起來。那個傻兒子見長貴哭起，他認真的就同死了人一般，也便抱住長貴，爹兒爺兒的哭成一條聲。大眾本家走了進來，還是那大鵬、小鵬、三鵬當頭，一見段長貴父子哭得這樣，疑惑另外又出了一件什麼事。及至問了族長，那族長把殷長貴怕大眾走來囉唆他的話說一遍。大眾大笑道：「原來如此。但我等吃的他的虧，真就不小，論理就派不得放他過身。所幸這個段老二究竟不愧他名字叫個長厚的厚字，如今我們也不講別個，到底比白忙總還咽得下氣去呢。老族長不必多說，現今一切的賞號，有一面牌掛在他家門口，頂是你老族長的數目頂多，我們也不必耽擱，就此一道兒去把點銀子領得來暖暖心罷。」這話說完，卻是三鵬當頭，便對著老族長最是說得高興。恰好老族長喝了口茶在嘴裡，見他說完，便對他攔臉就是一口茶，噴得他水淋雞似的，把一個殷三鵬一團高興弄得白打白打的，只對住那族長翻眼。畢竟不知所因何事，且聽下回分解。